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邵玉珍 | SHAO Yuzhen |
| 时间/Time | 2012-01-13 | 2012-01-13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刘怀友 | LIU Huaiyou |

邵玉珍（1月14日）

看到梦奇的回村笔记，梦奇太细腻了，这个好心的孩子。去姜奶奶家，还给老人做那么多的好事，我想姜奶奶这辈子会天天都在念叨着你这个好心的闺女。在此也不尽想起你片子里的余仙堂，47公里可怜的老人们！在此也不尽联想起我的村子自杀的老人，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，都老了，就是这样情景！他们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女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！他们也不想想：人总有老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有老去的那一天，而且是不远的将来，自己将来的命运。。。有句话叫“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”！

口述人：刘怀友男 1930年出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辛庄子村

采访人：邵玉珍女 1950年出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

采访时间：2011年7月18日

采访地点：辛庄子刘怀友家

采访人注：

上次采访刘老师，是6月16日，本来和他约好第二天再来，后来由于妹妹生病住院，去看妹妹，又陪她去医院，再加上家里的乱七八糟的事，一拖就是一个多月。7月份，女儿放假，她说想看看刘老师，我就又和女儿一起来了。

本来是想接着刘老师上次回忆的话茬说下去，时隔一个多月，就又撂下了。我现在想自己真是该死，现在离那次采访又快过去半年了，还没有去刘老师那一次，做事这样拖沓，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了。

我们来到刘老师家，我女儿拍，我坐在刘老师面前，刘老师又提到了他面前遇到的心里的不痛快，被人误会后的心情的不快，到了30分钟还说这些。我理解他的这些话也只能跟我说说了，跟谁说？跟儿子说，不合适。跟闺女说，也不合适。只有我能理解。

口述正文：

刘：哎呦，跟您聊点啥？

我这一辈子就是傻，不会搞那弯弯套，要是搞点弯弯套我现在起码是离休哇，我不跟您说过吗？我这有政府的证明啊！我是跟谁谁一块去的，我都干啥了！

邵：您教书是啥时候回来的？是因为什么原因？

刘：我是65年在沙岭教书回来的。我跟校长林更野，跟主任刘宗山，我们仨人在爬里（村子名）插白旗。建立独立王国。

邵：插啥白旗呀？

刘：嘘，哪摸白旗去？人家共产党是红旗，这些人就算国民党，这些人一个真正党员都没有。跟党员对着干。就叫独立王国，那王国跟哪呀，谁瞅见啥样呀？

邵：说您搞独立王国插白旗，哼得有个话题呀？

刘：啥话题呀？有一个老师，跟我挺熟的，找我玩来了，坐我腿上。说“老师您小时候唱啥歌呀”？那我唱啥歌呀？我小时候是日本呢。我一唱这个“青云淡兮，旦复旦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意思就是中日亲善，实现大同。说国民党时期唱的啥歌？就是“三民主义，我党所宗，”一唱这个，好！“在共产党天下大唱国民党歌曲，气焰多么嚣张！”

邵：这是说您的罪过，给您订的什么罪呀？

刘：反革命，是不是呀？我跟你说，就他那样弄我，我没服。咋说没服呢？这老师上课只要上晚点我就上去。就在沙岭那我也喊操，那阵就已经不把你当人看了。

邵：带的啥帽子？

刘：就坏分子，说实在话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见着我到底有啥。就那会叫我回去我就问公安局，说您就啥也甭说了，您就啥事没有。就人民内部矛盾。

邵：是人民内部矛盾咋就不让教书了呢？

刘：那阵呀，还有人剌脖子呢，我们顺着河南村到河北村去我们坐着船，旁边都有解放军把枪端着，意思就是谁要跳“帮帮”就两枪。那阵……我就跟你说我这气没倒是什么意思呀，刚才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上课，沙岭中小哪个教室最安静就是我们班。我遇着一个小男孩叫小美子的，我一推门，没有几个站起来的。我说咱们这班是几年级呀？有的就说五年级。我说“有的孩子还不知道啥叫五年级呢，”我把门拉上，就外边站着。我说“我看看知不知道啥叫五年级”，我外边站会之后我侉一推门，噌就都站起来了。当时我就说“谢谢同学，谢谢同学，大家坐下”。第二天上课这小美子弄一板凳躺那呆着。我问他为啥，他说“我没拿算盘”你没拿算盘，我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尊重，我上办公室给你找一个去。我给你找这算盘要有人比你的强算我对你不尊重，我再给你找去。他有啥新鲜的。“叫我们掌握政权，掌握枪把子，就得好好学习。你不会打算盘这账怎么算？”我说那阵那态度严肃极了。我教算盘时候你手就这搁着，不许动，得我说打还打呢。基本上知道这待不长了。

这事还有，谁不愿意当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呀？这高文（同事，造反派）不就这样，跟我一块走着“我要当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”我心说“你这一辈子教书你都干啥了你？爷爷干一天够他妈你干二年的”。我还说我教这班，后晌黑我把一天的作业全写在黑板上，端着那照灯。这作业写完之后，马上出去上学生家访问去。就那段时间我没和大伙一块吃过饭。等我回学校吃饭时候，老师早就办完工该走了。我就那么招货（玩命的干），男生女生我都去。天天得家访。我心说话“我给你们一个印象让你们瞅瞅”。我回家之后头一天我就跟我老伴说了“这回我好好跟你过日子”。

邵：记不记得您是哪天回来的？

刘：好像是1966年的4月29号。

邵：他咋说让您回来的？

刘：我也没找他呀！那阵我就这样想的：我要是人，我就不教书了。咱不敢这样嚷“共产党都对不起我”。现在你们所红的人，我一个人干的事比他们八个人干的都多。不咱就一个个往这比。核算到后了（最后）了，沙岭学校没有几个人没回去了，连校长带书记，带主任来我家找我来“您啥也别管，您就等着上班吧”。（我的关系）79年还没弄好呢，就上学校教课去了。

邵：那和着13年呢，您13年在家劳动。

刘：我觉着劳动我也挺高兴的。

邵：您在家劳动，对你的待遇怎么样？

刘：没人说我啥，这坨（附近）的劳动改造的那思想汇报都我给写。

邵：思想报告，什么报告哇？

刘：我这一天干啥来的，老实不老实。出勤时候喊“万岁，万寿无疆”好没好好嚷！有啥反动思想，扫大街，扫没扫！

邵：还得扫大街去呢？

刘：嘿！我跟您说得了，他谁不扫去我也扫去。我还锻炼身体呢，我瞅你们共产党都啥样。那阵我的思想好像是老有点高傲似的。瞅不起他们。有一回我跟小店这教书呢，沙岭人来了。说是您最亲密的战友找您去了，您无论如何得来一趟。我到那被子褥子、脸盆、牙膏，都预备好了。知道您没带钱，先跟您200块钱先花着。就不让我回来了。过不两天就当着他们全沙岭（学校）老师，连新的带旧的跟他们讲讲我上课是咋上来的。呵！我他妈叫讲就讲讲。

邵：您回来以后家里怎么样？

刘：我们家，这人呢，就是命。我们家全是地富。人人都刨工分。人人都得扣分。挣分还挣的少。我爸爸出去（花）8块钱买一老窠（老母猪）。往家一哄，这老窠老惦着卧那，走不动道哇！瘦的。可是到我家一年最少（下）两窝小猪。就那样没让刨钱。我爸爸，我妈，搭我仨婶子，搭我，这都是刨分的人呢！一亏亏好些钱。但是有一条，拿这拿完之后还有富余。

邵：粪分？

刘：不介，不是粪分。我这一斤小猪一块七毛五，下小猪能卖了，一块七毛五一斤，那就挡事了。这样说吧，街坊四邻要是借钱就上我家借来。谁来也不空手。您说这不是命。

我们家人疼我，我三婶子还把我搂被窝睡觉去呢。我觉着我这辈子挺幸福的。

邵：您家人您有没有对不起的？

刘：我从普遍来说我对不起我老伴，这家里所有的事啥也不用我呀。我跟您说那阵给我洗一小褂我都不敢穿，那阵知道寒谗。马上这人还八字没一撇呢就拉着手大街上走。那阵没跟媳妇一桌吃几顿饭过，寒谗。就是在学校那也没工夫呀，她能谅解我，我觉着最满意的是那次，我退休以后大松各庄人又找我去了，人家直佯咯呀！好几个人呢。我问我老伴“让不让去呀”，我老伴一乐，“人家不是来一两回了，一来来三四口子，能不去吗”？反正我觉着这一辈子也挺美的，就是有不痛快的地方转念一想也高兴着呢。就是人心忒软。就是老觉着给人家老使好心没得使，心里老觉着缺一笔账。跟人相处得拿出人味来。

邵：您缺啥账啊？

刘：反正我老觉着凡是我教过的孩子走了以后我都觉着对不起他们。我老觉着我要讲的东西比已经讲过的要多得多呢。我好些东西没给孩子讲完，哪拨孩子都是一样。